

趣谈灭蚊“三件套”

袁念琪

捕蚊效率较差，要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；于是，六六粉、滴滴涕(DDT)和蚊香，就成了老早上海人夏日灭蚊利器“三件套”。

那时，一到夏天要“熏蚊子”。“熏蚊子”就是对蚊子实行“双规”，在规定时间内，在规定地点统一行动。把居委会挨家挨户发的六六粉、滴滴涕洒在废纸上，然后放在簸箕或脸盆里烧。有放室内的，紧闭门窗，不能呆人。多是放室外花园树丛、弄堂角落等。一声令下，室内室外，前后弄堂统一行动，一片烟雾腾腾，场面壮观不亚于大片但不能欣赏；同样弥漫的是六六粉、滴滴涕的难闻气味，只能到淮海路遛马路，待烟雾散去才能回家。开门窗通风，打扫战场。这样的人民战争在夏日举行多次，效果显著。

六六粉、滴滴涕(DDT)威力强大，一股气味刺激；老师说是分子活跃的缘故。活跃得蚊子吃不消，人也有些受不了。上海人叫的“六六粉”又称“六六六”。它色黄带点臭味，也作农药用。除熏蚊子的，还把六六粉像调颜料那样掺水调匀，用毛笔蘸着，点入棕棚的缝隙小洞，杀臭虫。六六粉毒性大，残毒也不易分解，这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玩意后来被禁用。与粉状的六六六不同，滴滴涕是液体；虽物体形态不同，但味道同样很重。滴滴涕学名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，发明者瑞士人保罗·赫尔曼·穆勒由此获194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。

上海人使用滴滴涕叫“打滴滴涕”，其主战场不在不定期的集体熏蚊子，而在个体的日常袭扰中。打滴滴涕要用喷壶，它由长筒和玻璃壶组成。长筒头有喷嘴，下有管子连接装滴滴涕的壶，长筒尾部有推拉杆。工作原理似打气筒，一手拉杆推杆，滴滴涕由喷嘴雾状喷出，喷射面积大带来大杀伤面。

“六月里的痢痢真苦恼，蚊子苍蝇才来咬……”儿时弄堂里传唱的童谣，唱出了夏天受蚊蝇之苦的一个画面；不仅只是痢痢头苦恼，不是痢痢头的也苦恼，尤其是苦恼蚊子。小小蚊子要吸你血，还会传播疾病。当时，极恐的是蚊子传播的脑膜炎，患者不死也会变傻变聋。蚊子来了，光靠迎接它的巴掌和蒲扇还不够。除有效防御，还要主动进攻。蚊子飞得快，进攻不能赤手空拳，要善假于物。到了傍晚蚊子开始蠢蠢欲动时，就拿脸盆打湿了，沿盆壁盆底涂上肥皂。然后，一手振臂举盆，满世界做空中往里捞动作。一阵狂舞后清点战果，脸盆上有若干粘住的蚊子。这样的



赶海 (油画) 徐淑荣

吗，我们来个创新的，用电影为电视剧做续集，您仍然演乔书铭……

赵老师，您那么爱出汗，当年摄影棚又没空调，镜头每拍一次服装师就围上来脱下您湿透的衣服紧急熨干。这次我们一定准备特殊的衣料，保证您不出汗……

您怎么急着就走了，为什么，为什么？难道，天国的话剧艺术家们太需要您？

呜呼——高安路上车流不息，我又想起赵有亮。那一年，他50岁，手背蹭了蹭鼻子，低头侧向一边。这是他在脑海里的定格。



身心表达的戏才能称为真诚作品)。赵老师，咱片尾预告里可有续集《多多归来》，观众都在等呢。赵有亮笑了，略带结巴的标志性嗓音说：要……要搞的，一定要搞续集。

2021年，上海电视艺术家联合会联合SMG重新修复了1997年高清版的《夺子战争》，在上海电视台开始暑期经典重播，《夺子战争》重见天日！我高兴地地向赵院长报喜，此刻赵院长早已从领导岗位退下，淡出人们的视线。他略带结巴地回答：太……太好了，上海人总是识货的。

赵院长从来不说自己的家事，他的生活，我们也不问，这是一种怎样的交往呢？恐怕这只有上海人才能做到——工作上极端默契，但是，除了工作，啥都不问，心照不宣。也许，这算一种君子之交吧。

一直不问就会出问题。2023年的7月，曹可凡微博上触目惊心的两行字迅速传遍全网：“惊闻表演艺术家赵有亮先生远行，其主演电视剧《孽债》和《夺子战争》影响深远。”

看到消息，我跌坐在椅子上，良久良久。

赵老师，您走了，《夺子战争》续集该怎么办？观众等了二十五年的续集怎么办？各种论坛上，多少观众在《夺子战争》评论栏留言，那可真的在盼啊。

赵老师，不是说好了

八一建军节，笔者有幸在虹口工人文化宫欣赏了一场感人至深的庆祝建军96周年和双拥运动80周年的演出《军魂》。演出只有一个多小时，但观众时而热泪盈眶，时而血脉偾张，为不同时期革命军人热爱人民、献身祖国的赤诚胸怀所感动。演出由10个片段组成，反映了人民军队自成立以来的一些重要历史时期。演出巧妙地安排一对军旅作家父女作为演讲人串起全剧。

《军魂》的上海细节

刘海波

演出的一个特点是整台演出的多个片段巧妙地与上海发生了关联。

讲述人以作家爷爷的日记带人，讲述爷爷随巴金先生赴抗美援朝战场采风，与一个北方小战士交谈，战斗打响，小战士冲向战场，但再也没有回来。

近十年夏日，不管天气如何热浪袭人，我总会去上海人民公园拍荷花，自认为是消暑的好办法。这也让平静的生活每天有盼头，幸福感满满的。癸卯夏更是如此，吾升级当了外公，拍荷花的劲头更足了！

中午雷阵雨骤然而至，刚刚梳洗了荷塘。荷叶一尘不染，晶莹的雨珠在叶面上晃动；花朵像婴儿般嫩嫩的，惹人忍不住要拥抱着亲吻一番。荷花的姿态各异，或含苞欲放，或如贵妃醉酒，或犹抱琵琶半遮面，如一场霓裳羽衣舞扑面而来。

雨后的阳光抵达荷塘，荷叶挤挤挨挨，相互推搡，它们逗趣的样子令我动容。薄施粉黛的荷花点缀其中，光华灼灼，好似一盏盏宝莲灯。这些生命的精灵，让世界多了生命律动和挡不住的活力。

荷塘是一个梦幻的地方，天虽酷热，我还是转圈寻花，汗水湿透身上衣也无妨。凝视一朵

汶川地震时英勇的中国空降兵冒着极大的危险空降灾区，路遇一辆倾覆的旅游大巴展开救助。空降兵的原型正是今年上海“最美退伍兵”中的一员。

讲述在中印边境冲突中牺牲的零后战士陈裕祥的故事，舞台上出现的是陈裕祥的两位战友与陈裕祥的姐姐对烈士的回忆。这两位战友都曾就读于上海财经大学，跟着战友参观上海也是陈裕祥未实现的梦想之一。

上海元素的凸显无疑让观众意识到这些英雄人物与自己并不遥远，更容易代入自我，产生感动。演出中，笔者注意到身边的许多观众都不时拭泪，相信大家跟我一样，受到了一次强烈的情感震撼。

月静好，不知不觉，已近立秋。徜徉在古镇的石板路上，见到肩挑花担的卖花人，有时会惊喜异常，含苞待放的荷花在向我招手，情不自禁地买上几束，回家摆放于客厅、餐厅或书房中，为平淡的生活增添色彩。伴着荷香，阅读淘去了尘世沙砾，了却了烦琐杂念，在陋室中安放心灵，写下一些有趣的文字，把我对这个世界的

光华灼灼“宝莲灯”

管苏清

认知带到更远的地方。从内心喜欢每一朵荷花，那些貌似柔弱的花朵，可以一次次抗击风雨的涤荡，并安然无恙。它们的顽强和坚韧令我惊讶，吸足水分，沐浴阳光，显得更精神，不愧是值得尊敬的凌波仙子，“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，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……”拍摄荷花，心灵被洗净，将来出一本摄影专题画册不知可否？再配

近期双休日，就喜欢在古镇朱家角的家周围转悠，听虫鸣鸟叫，看云霞变幻，拍野荷花开，岁

每次路过高安路，总会想到赵有亮。

为什么是高安路？因为我们《孽债》拍的第一场重要的戏，即男主角沈若尘和女儿长期离别后的相认，就是在高安路上取景拍摄的。摄影师刘利华一定记得他铺了长长的轨道。沈若尘在高安路的公交站上等待十几年没见的

高安路上的赵有亮

梁山

的女儿，忐忑、紧张、悔恨、害怕、惊讶、喜悦、欣慰，都在同一个时空表现。赵有亮老师演得不瘟不火，他有一个代表性的动作，不知所措的时候，用手背蹭蹭鼻子，头侧向一边。这是他的招牌动作，别人没有的。

今天的年轻人难以想象，在1995年的上海，电视剧就是一种大众生活方式，整个上海四五成的人同时看同一部剧，听同一首主题歌。这是多么可怕的数量啊。这样的情形，我经历过两次，现象级的电视剧才有这种万人空巷的效果，都是这两部剧的男主角，那是赵有亮。可以说，凡是上海人，都看过他的戏。赵有亮喜欢开玩笑，他对我说，梁山，你们上影的剧组太严肃认真，工作强度又大，还是要把氛围调得轻松些，这个工作以后我来做。我受益匪浅。是的，团结紧张，还要严肃活泼。

我和赵老师是铁杆儿，一共合作了四部戏，我觉得中国导演里大概没人超过我了。其中有一部，戏不多，分量却很重，那就是《错爱一生》。他演一个诗人——罗尔。女主角回忆罗的名字，就是为了追忆父亲罗尔，这可是编剧王丽萍亲口叮嘱我的。王丽萍还写了一首诗《你那美丽的忧伤》，给《错爱一生》做结尾——诗人罗尔一手漂亮的行书把诗写在客棧的墙上，被寻找父亲的韩雪读到，心潮澎湃，觉得自己触到了父亲的灵魂。全片结束时，韩雪念诗的声音逐渐替换成赵有亮老师深情的嗓音：“你美丽的忧伤——你目光有醉人的疼痛，从此注定我终生的漂泊……”动人的诗句里，影片出现了诗人罗尔的一幅画面，赵有亮老师坐在海边礁石上，轻吟着自己的诗句。那时觉得赵有亮的文人气质是忧伤的，所以他能演得出来。音乐声中，韩雪踏着坚定的脚步背着孩子迈向远山归途，这确是一个动人的场景，我自己都很难遗忘。

《错爱一生》是央视当年的一部爆款，也成了很多文艺青年的童年梦魇，可能其中用过一些恐怖片的创作手法吧，但我觉得这仍是部诗意的作品。

不过，在上海人的记忆中，《孽债》里的赵有亮，才代表着上海人的一种存在。赵有亮演的人物叫沈若尘。叶辛先生小说人物的名字都暗含深意，比如“吴观潮”，感觉是大潮的看客、随意的见风使舵者。而给赵有亮的角色起名沈若尘。若尘，如一粒尘埃，这是作者对生活的比喻。赵有亮喜欢演这样的微尘。

真实生活中的赵有亮，是中央实验话剧院的掌门人、话剧导演的伯乐，他在院里罕见地提出“不用行政手段管理艺术家”。在那个不宽裕的年代，广纳贤才，给解决住房，让平衡好话剧和外拍影视的关系，最后人才一个个脱颖而出，话剧也在他那个年代走出困局一路高歌。文艺管理者不同于其他，首先要懂行，更可贵的是宽厚、仁心、无我。一个细腻的海派人，竟被北京的老中青艺术家如此首肯，是非常不易的。

但是事情有另一面，赵有亮亲口跟我说，他还是喜欢到我的现实主义作品里演普通人。上影有伟大的现实主义传统，比如我们推崇1948年的电影《万家灯火》(沈浮导演，可以比肩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《偷自行车的人》)，这种偏好与赵有亮一拍即合，他也愿意在这样的小人物作品里演绎人生百态，这是我们后来合作《夺子战争》的基础。

我母亲的同事，一位音乐学院女高音歌唱家，身材比较胖、声音极好听的那种，听说我们的戏要找赵有亮来演，“啊？赵有亮！他的眼神，太迷人了！”女歌唱家当时的表情，简直是歌剧院茶花女的那种痴迷，把我惊着了，完全可以想象赵老师在女性观众尤其是知识女性中的影响力。就那个瞬间，坚定了我们的下一部戏魂。全片结束时，韩雪念诗的声音逐渐替换成赵有亮老师深情的嗓音：“你美丽的忧伤——你目光有醉人的疼痛，从此注定我终生的漂泊……”动人的诗句里，影片出现了诗人罗尔的一幅画面，赵有亮老师坐在海边礁石上，轻吟着自己的诗句。那时觉得赵有亮的文人气质是忧伤的，所以他能演得出来。音乐声中，韩雪踏着坚定的脚步背着孩子迈向远山归途，这确是一个动人的场景，我自己都很难遗忘。

《错爱一生》是央视当年的一部爆款，也成了很多文艺青年的童年梦魇，可能其中用过一些恐怖片的创作手法吧，但我觉得这仍是部诗意的作品。

不过，在上海人的记忆中，《孽债》里的赵有亮，才代表着上海人的一种存在。赵有亮演的人物叫沈若尘。叶辛先生小说人物的名字都暗含深意，比如“吴观潮”，感觉是大潮的看客、随意的见风使舵者。而给赵有亮的角色起名沈若尘。若尘，如一粒尘埃，这是作者对生活的比喻。赵有亮喜欢演这样的微尘。

真实生活中的赵有亮，是中央实验话剧院的掌门人、话剧导演的伯乐，他在院里罕见地提出“不用行政手段管理艺术家”。在那个不宽裕的年代，广纳贤才，给解决住房，让平衡好话剧和外拍影视的关系，最后人才一个个脱颖而出，话剧也在他那个年代走出困局一路高歌。文艺管理者不同于其他，首先要懂行，更可贵的是宽厚、仁心、无我。一个细腻的海派人，竟被北京的老中青艺术家如此首肯，是非常不易的。

但是事情有另一面，赵有亮亲口跟我说，他还是喜欢到我的现实主义作品里演普通人。上影有伟大的现实主义传统，比如我们推崇1948年的电影《万家灯火》(沈浮导演，可以比肩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《偷自行车的人》)，这种偏好与赵有亮一拍即合，他也愿意在这样的小人物作品里演绎人生百态，这是我们后来合作《夺子战争》的基础。

我母亲的同事，一位音乐学院女高音歌唱家，身材比较胖、声音极好听的那种，听说我们的戏要找赵有亮来演，“啊？赵有亮！他的眼神，太迷人了！”女歌唱家当时的表情，简直是歌剧院茶花女的那种痴迷，把我惊着了，完全可以想象赵老师在女性观众尤其是知识女性中的影响力。就那个瞬间，坚定了我们的下一部戏魂。全片结束时，韩雪念诗的声音逐渐替换成赵有亮老师深情的嗓音：“你美丽的忧伤——你目光有醉人的疼痛，从此注定我终生的漂泊……”动人的诗句里，影片出现了诗人罗尔的一幅画面，赵有亮老师坐在海边礁石上，轻吟着自己的诗句。那时觉得赵有亮的文人气质是忧伤的，所以他能演得出来。音乐声中，韩雪踏着坚定的脚步背着孩子迈向远山归途，这确是一个动人的场景，我自己都很难遗忘。

《错爱一生》是央视当年的一部爆款，也成了很多文艺青年的童年梦魇，可能其中用过一些恐怖片的创作手法吧，但我觉得这仍是部诗意的作品。

不过，在上海人的记忆中，《孽债》里的赵有亮，才代表着上海人的一种存在。

赵有亮演的人物叫沈若尘。叶辛先生小说人物的名字都暗含深意，比如“吴观潮”，感觉是大潮的看客、随意的见风使舵者。而给赵有亮的角色起名沈若尘。若尘，如一粒尘埃，这是作者对生活的比喻。赵有亮喜欢演这样的微尘。

真实生活中的赵有亮，是中央实验话剧院的掌门人、话剧导演的伯乐，他在院里罕见地提出“不用行政手段管理艺术家”。在那个不宽裕的年代，广纳贤才，给解决住房，让平衡好话剧和外拍影视的关系，最后人才一个个脱颖而出，话剧也在他那个年代走出困局一路高歌。文艺管理者不同于其他，首先要懂行，更可贵的是宽厚、仁心、无我。一个细腻的海派人，竟被北京的老中青艺术家如此首肯，是非常不易的。

但是事情有另一面，赵有亮亲口跟我说，他还是喜欢到我的现实主义作品里演普通人。上影有伟大的现实主义传统，比如我们